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始遷第三

遷始宗陽公此堰南之陶之始也非堰始也堰之陶
久矣在邑曰東西陶坊瀕水曰東西陶堰吾陶之自
坊而堰台而坊也此狀莊敏者之詞也詞曰陶系潯
陽方唐季世潯陽之裔有爲台守者以世亂家焉後
徙越居陶家坊由坊居鄉自宗陽先生始宗陽以致
莊敏六世矣莊敏之先以隧石得銘者凡七公無是
語也樂淳松菊之志曰華胤右族而已志素菴曰宋
以來代有顯者郡城名其坊郭外名其堰坊堰對互
之稱耳人代遷徙無稽焉之宜黃浮梁也原本堰湖



若謂族姓旣緬世世居焉者坊堰之繇遷且不可考而况於台乎吾聞諸父兄石城公游於黃巖得長潭譜焉長潭之耆老曰若吾派也以爲信然旣以譜歸族人遂用其說故莊敏而後凡家狀皆系於台吾父吾祖猶因之望齡又嘗爲文贈姚安鄉進士不退以爲長潭種信也及受命撰次遺牒而疑之旣求台譜驗視而其文多荒謬當其派季其世十三其第三圖曰吾老三子仲曰棟遷紹興而贅以文曰一名國寧然後知傳會之蹟明甚又考舊傳曰國寧府君世居鄱城之陶家坊一以爲始遷一以爲世居而前譜兼用之誣又甚矣陶氏初譜相傳爲郡博翁公好古所著仲淵公被法二孫黼黻携以他適譜隨以亡後得斷簡篋中有云系出長沙族分台越而遂援以爲台遷之證不知台越語勢亦對互之稱耳夫大江始源其濫觴惟岷山之人知之揚瀾左蠡而下抑已踈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吾於譜從七志焉七志多疑詞從之所以傳疑傳疑焉所以信也

派別第四

越俗好游陶氏獨少出重遷游又輒困工賈史胥之業皆無所事而專其力於儒蓋古所謂士鄉與土境

人貧相守而不去更二百餘禩徒不出鄉故靡得而紀焉其先獨宗陽公之兄幸四居陶家埭子孫世世通慶弔他不可考長老言居郡學前者陶坊之餘胤也其先有學博君惟敬惟敬之言曰陶堰吾宗也雖然彼方貴盛吾素士無爲援之惟吾族人亦以爲然而譜軼亡據不可合比惟敬孫曠與予同業相好嘗以其譜示予其先祖亦幸第也幸之前所載尚十餘世多行而不名又行稱猥鄙真贋不可辨而四方之陶其先往往有幸第方伯公言嘉靖間星子梁尚書尚德上疏復陶姓疏稱其祖行亦爾聞攜李王江涇之譜又有之幸僻稱也何其多同哉今堰南同居之人吾譜已有不能詳者而強膠遠附義所不取聊志所聞見而已諺曰毋如花接者佳姑務親親以衛其本乎

世表第五

蘇明允曰譜爲親設也故詳近而略遠其克齋公之義乎功總而降略矣予踵成事者也其略弗敢詳其詳弗敢略例遵而義廣予以族譜者乎初表以六世後遞以五終始於三樂也陶至三樂而後大

墓誌銘

山東左叅議陽谷南公暨配裴太恭人墓志銘
穀章蒯裹不可以美西滄東竦不可以種彼常者華
或化而茅豈無同父不如我同牢渭陽之田後饁前
耔朝藝其德暮而穫之渭陽之樹柯交實繁無傷其
心有漑其根嗟乎後人眎茲銘詩善貸者成善公者
私

貴州叅議繼山來公暨配周宜人墓志銘

北鄙之邦西極之域東走蒼梧南征浮竹吹蠱隨車
站鳶愁役吾道非邪以勞四國朝商罷露耀以東暉
蝮虻吐毒懷我至恩功永名垂風行俗敦經營之烈
播於無垠玉無改貞鋼難繞指歸璞斂鋸逝言田里
收身九寓括志一囊耕饁先疇白首而莊生亦勞止
享有齊年鬱哉斯丘君子息焉

湖廣叅政警庸林公墓志銘

神龍升雲九土被膏或擾豢龍龍舍而逃文明天下
豈與魚謀失勢而沉以侶鱸鱖性不可馴而寧可俎
大壑歸藏一瞑萬古

福建按察使青厓高公墓志銘

慶之祠楚之稷峴首兮淚羊桐鄉兮冢邑丹荔兮黃
蕉清江兮白石羗載魄兮丘中君何之兮廟食

山東道御史允賢徐公墓志銘

噫祕館筆札烏臺繡斧孰通其蹊也宦三歲而已病
一夕而斃誰折其莢也子有劔而吾未旣厥鋒子有
璞而吾未究厥先人與人猶不能相知也而况夫修
短之數窮通之理蒼蒼者之報施也惟壯者逝而孱
者銘兮吁其悲也

晉府左長史重齋李公墓志銘

衆昏羣眠日中而瞽孰與微言提之令覺惟此微言
其味毒藥毒或中人肝腎糜鑠或懲厥毒吐味不嚼
有美李公禮法是服守其師言以捍新學著書白首
勇與之角仗義扶仁履亦靡錯官不逢辰安我濩
玉豈慕雕貞哉大璞猶者不爲將聖所託有阡畢如
其人可作

淮安府知府范養吾先生墓志銘

公諱櫝字子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裔
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
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
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鏞鏞生垣
垣生錡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
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

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
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
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卧講畢復步歸
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
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
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
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
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
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
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
尋爲郎中嘗有昌平窰戶百許犯陵脈論獄罪悉死
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
死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嘗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
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
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
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饟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
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甍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
解慮饑不繼言於漕憲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

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潰汗表裏粘合爲一肌染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水而濬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閘水從水患淺邇昔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備侍漕院大憂之召爲語公謾曰明公在何慮邪怫然起曰府乃欲委罪於我役我止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七人爲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其矣於是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

聞皆洩勢若建瓴將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
自去乎曰更計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府君有心計吾
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
每頓直數千兩公補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
過州縣止供鷄鶩柴炭此明註也且光祿備萬方玉
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
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
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錠金逆於途遺王左右曰
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
篙三泊供祗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皆王
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
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
園寓帑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
而更出入公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
莊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
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與
謁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
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
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
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

欲乘空虛爲亂吾父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首伏曰朝廷洪福奴輩當死侵辰捕賊首已遁其帑妓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合之公意弗同院怒端舉之身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聯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強禦摘姦雪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之亂築郭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姦利事訊之皆欵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邪父曰兒有力

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
甕樓而趨公默詫曰噫是栢寃也而繫甕水死耳明
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
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
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
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
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覓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
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斃耳解其裹血漬露
續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
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
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塚
呼嘯或騎馬拏船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
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
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
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
爲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
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
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
怪見同學者死焉公與翫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
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

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
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
月午日歿及葬諸子以李公槃狀來乞銘銘之曰
壁貴金良不可禦荒屑而食之不如稻梁積蘇千車
困粟百畝以適市塵不敵寸珠誰穀於凶誰玉於豐
兼者實難惟我范公淮方未夷公卧而治療其調饑
公也則糝公之來還隱者之頽式是邦家寶玉韞山
烟爾者識屹爾者力斯言不磨視諸幽石

合州知州念山余公墓誌銘

有言不朽有子不死此人所以名念山子爲儒則真
爲吏則循此念山子所以自名蹈紫陽之先躅爲舜
江之後覺有超世之樂以爲學有終身之憂以爲樂
此念山子之言聞於緒山東廓者與

贈員外郎誠山徐公暨配章楊二宜人墓志銘

魯源氏之學稱錢宗王周孔之裔也魯源氏之族太
末丹陽仁義之系也聞先生之風是以論其世也羌
父義而母慈兮惟其有之是以似也

贈主事芹泉馮公暨配蔣太安人墓志銘

馮之再徙肇厥迹仲氏代興年相襲大小之號並叅
立誰其定遷維婦德嗚呼遘疾弗貳而踣於行公之

身者集選 卷之四 三九
死賢於生抱節弗疚以成厥子安人之生賢於死其
以死成命而生成行猶有天道邪維來裔之慶

贈義烏縣知縣謹吾張公暨配陳孺人墓志銘
平之嬉兄棗弟梨危之持兄瘦弟肥有爭於夷有讓
於危厥義也嗚嗚呼後之人觀於公丘無棄爾好而
重爾尤

秦臺劉君暨配章孺人墓志銘

劉進士宗周喪其母歸也望齡弔焉歎曰教衰禮壞
久矣吾未見有善喪如劉君者也殆如痺繼如遺既
如追劉君吾師章南洲先生外孫也先生博雅高爽
正足以教明足以知人有二子一女女貞婦也貞婦
生而令淑先生憐重之謂劉君材字焉劉君諱某字
汝峻號爲秦臺少嗜學富文藝弱冠補山陰縣學生
員三試弗利然從先生游於羅文懿公文懿甚稱譽
之當試時其太母歿君悲號守喪次不肯就試宗黨
歸孝與人溫恭人愛而敬焉年三十病卒時進士君
在娘方五月貞婦哀毀絕飲食誓且從死先生勉之
曰亡人不欲有後乎拊棺而呼曰劉生當請於帝帝
知吾女義烈當賚爾佳兒也貞婦乃稍稍啜粥晝夜
哭禱竟生子劉氏固貧困及貞婦寡生計益蹙朝營

夕炊米不續飲水而臥舅旣鬻廬舍則依其姻韓氏以居踰年韓氏亦厭怠舅窘携二幼子去倚山結屋家焉貞婦不獲從乃慟哭反於草顧念其舅時時悲涕已而二幼皆死貞婦曰舅孤子一身忍其居窮山乎飭竈繕室迎焉夏績冬紡織布以貿粟折薪荷汲手瘳面焦無何舅病貞婦治藥糜時損益饑飽伺息望顏揣幾微而進之未嘗惰者三年舅始能飯如常時聞思其舊處裹糧入山貞婦輒憂懼內自惟曰豈吾有失權於舅邪有一女亦早寡進士君又少孱瘦貞婦每每憂念遂致疾然以貧故忍弗療治進士君旣舉於鄉鄉人有操金請爲居間者貞婦怒曰吾布被十年不更絮衣納納線蹊從橫小子始進乃當以不義汚女毋乎辛丑二月廿八日進士榜放而貞婦以是日卒於家聞者哀之昔程嬰忍死以存趙孤孤存事立可弗死而曰吾必死以報地下當其蒙難之日而嬰固與其友併日而死又矣特貸形以濟事耳事濟而貸償雖不自殺猶死也貞婦始以軀腹子旣以成之子成軀殞何憾焉夫死生巨變也常人聽諸形烈者聽諸志故能捐之弗生亦能持之今生惟志成而持釋持釋而返於本矣欲少存斯須得乎汝峻

生某卒某云劉章皆越望族故不詳其氏系而以
先生命及進士君之請書其事銘之曰
懷君五月之珠歸子以二十四年之璧偕往者堅冰
皎日之心後死者瘁栢幽蘭之魄嗚呼劉君德徵於
符業廣於餘嗚呼劉君不亡矣夫

曲靖府同知一川王公暨配何宜人墓志銘

一川先生王氏諱某字延亨世居漳浦衡山村王父
日珠父賓皆有隱德公年十四補龍溪縣學生二十
六應南郊恩詔選入廷對授太湖縣學教諭又明年
甲午中應天府鄉試第九人都試罷還故職同修南
畿通志丁酉應聘分校湖廣召爲國子監學錄出知
道州遷同知雲南曲靖府三年投牒歸春秋六十六
以隆慶壬申夏五日卒萬曆甲戌合其配何宜人而
藏焉墓北望漳州城十里曰塚林於是壬寅葬二十
有九年矣孫志遠仕於朝爲戶部廣東司郎中謀其
友陶望齡墓石缺無以示來曷銘而瘞諸望齡曰可
遂受狀而讀之曰如公固應銘法也當公爲道州守
徃人弗靖公撫而有之令田隙田咸投刃曰唯命及
廣右盜起王師出於道兵備副使潘某駐兵焉恐而
喜功邏者得八十一人曰盜使者曰是吾所急盜魁

廖亞龍等也。令州連具訊及訊，則固梓人持斧鋸鬻技山中，聞兵興罷歸，途券具在。公爲言狀，使者大恚歸，怒羣胥繫而榜之。公慷慨固爭，久之八十一人者始得釋。旣班師，使者念已被檄捕討而功不稱，殊憾。公思有以動之，於是盛陳刑具出所繫胥於庭而急索逋賊龔廷虎等，卽不言賊且死而陰授指曰：「匿賊者，守所謂廷虎者，曩降徃人鄭虎喬輩是也。胥苦掠畏死，具對如使者言。」迺檄州令偕衛將亟捕廷虎，弗得。且以主逋坐，公受檄騎而往，入山解鞍而臥，使者督賊益急。公如弗聞，乃召州倅密語之曰：「守真癡人，賊面目豈有圖識乎？第斬虎喬等五人，首來，誰謂非廷虎者，則首坐。吾坐矣。」爲劄書云云，授倅倅以示公。公謝曰：「吾不能殺降人爲盜，有罪當去。於是具牒以請，曰：『職有罪，不順於使者，請解印綬歸牒。』」遍上亦上使者，諸院司咸直公，而使者亦內愧，固請留公。乃弗去。自嘉靖以來，廣東西常用兵，所上功簿爲亞龍廷虎者，蓋衆相蒙，則共功不者，獨受其罪。將吏非憎玉石，皆樂誅而性暴也。趨迫在焉。若王公可謂仁勇者矣。居道六歲，丞曲靖，曲靖闕守，竟公在常行守事始。公貢舉時年甚富，贍文人，或謂儒官不足就，公忻然。

曰祿可養也既父宦遠方而公大父父俱在及以攝
守上計竣歎曰吾尊人幸無恙父違庭闈吏萬里外
何爲乎白銓部乞休不得竟罷去拜祖父堂上里人
榮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家居無公府之謁以賓僕請
輒辭吏部尚書蔡公國珍始以督學行部至見公名
牘中驚曰王道州固在乎趨間致敬款語而去前公
所縱八十一人者或爲蔡公里人具知之故心重焉
配封宜人何氏先公十四年卒年五十耳宜人生二
子三女置側室陳氏亦二子一女孫十有六人孫女
五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九人吁盛矣天所以報春
陵者將在是乎銘曰

祿及之擇弗處旣其處矣靡弗去沒利遺親吁哉子
氓之膏可潤身斷斷之言官長嗔人顛質利咨爾臣
有釜如丘鍾若芥風仕而已兮親不可待佩印萬兮
紆組弦請從歸休兮道不可捐嗚呼塚林之野王公
是居其斯爲父之子君之臣與

鴻臚寺序班桐溪王公墓志銘

薄取於厭廉五於貪善貸無減得贏於織宣曲善富
孔氏雍容我銘王公敢告素付

處士程子方墓志銘

克敵之謂勇馭變之謂道力能制莠犢而不格猛獸者有矣名搏象虎而劣於縛豕則名實相反生死之爲變象虎也。戔戔之利戔戔之害人值之而仆矣而自謂知道通死生此當世誦說者之通患陶元亮臨歿爲文自祭論者多其能出妙語續息之餘此未及於道也。而若是况虛明洞澈大觀終始者哉。休寧人程君諱九臯字子方爲人嗜酒好詩耽閒靜遠聲利平生慕元亮爲人宅邊有十松樹因稱十松少年游太學問道湛甘泉呂涇野二先生之門及中歲棄產隱居潭西與鄉人王仲房輩以詩課號曰七潭漁社其詩至富旨冲而格夷蓋陶之餘也。聞小講禪習養性寄諸宮寺或一歲一反視世所共羨欲傲然不屑春秋七十八無疾而卒卒之日爲詩自挽予聞而異焉其子循初曰先生孝於親友二弟能以貲讓與人臨財自處惟恐無所損嘗買墓地直高矣其人貧死弗葬歸使埋焉又代人償百金其已責焚券弗可數也讓與施與負終身以三者殫家而不悔旣貧不給施矣又精爲醫以續之雖乞丐惡疾必手拊焉晚歲與循書曰寄來酒金已爲貧交散去歲暮遂無以供麩蘖蓋老而不倦也性坦直無競嘗構樓治材尺度

已具矣隣有偶語者先生心計曰此謂吾屋高畏逼
耳卽日撤材易構嗟夫若是者其亦異乎平居談性
理詡詡然自命知道通死生遇得失若絲與毛動顏
震魄物少忤奮臂而爭者已天下固亦有性與道近
恬居曠視若陶元亮之徒者至其臨生死徃徃不亂
彼平日固已異矣男子二人曰元初循初皆慕學而
元初嗜書尤甚常負一囊貯鐫釜裹米遇有異書者
輒孤詣之予勞之曰子獨客無侶不亦苦乎元初曰
生死來徃要是徃行聊習儀耳予爲一笑觀元初之
言其有自耶二子以其月日苑君某處而予爲銘之

銘曰

有生惑惑生貪不有不惑其與物也廉古之智者廉
於死生汎然以居兮飄然以行而夸者動色於杯羹
貪於羨與廉於生與僞與情與其叩君於玄冥之局

內兄商仲文墓碣

仲文商氏初諱洛更名維河仲文字也陝西行太僕
寺卿諱廷試孫大理寺左少卿諱爲正子其遠系具
太僕公隧石中方大理公驟貴所爲藉盛物誘穠冶
而仲文性淡素嗜學安異同善自拔擢躡循刻厲偶
寒士下者與處咸宜之然或游豪客酒人豪客酒人

亦宜伸文而嘗稱之曰賢嘗偕予飲席有聲伎羣客
謹囁竟日伸文莫然頰叩肱久之俄起舒臂曰適遂
其寢其靜默無染類此往時爲舉子業者安其陋師
戒弟子無得蓄先秦及唐宋古文伸文顧深嗜之無
如謂省何則扁室帷燈伺望隱匿讀之以爲樂及後
古學大行多攘取其句字文飾膚謬而伸文所爲顧
率務深雅行輩推之然竟不遇望齡婦君女弟同學
土城山中數年視君起居俱無以致疾病與天者貌
暫美載其賢行又宜貴而永然竟疾病以天嗚呼天
邪其人乎伸文病癥瘕久浸劇每晨起未嘗不裹幘
正襟予屢諫之曰吾徒幸健猶科跣爲適而况君尚
未平善乎不應良久謂予曰吾自抱病二親恒視增
損爲色愉戚吾恐自恣而傷吾親哉逮革彊起衣冠
如恒焉性嗜書焚香茗飲嘗戲語予曰人各有好吾
好獨在三者似差勝之而其嗜茗更甚卒之日猶滌
椀手注以飲予時萬曆癸巳四月十七日也於是年
三十有九然已有四子二女一孫二子長者君教之
業有成矣始也殯君土城山隙地丙申八月朔日以
大理公命奉君柩芝塘湖之山葬焉而望齡亦受公
命爲志遂詳其姻屬而銘之銘曰

土城之隈兮荷蓑竹道子死是殯兮生於此遊喧厖
隘湫兮匪子之丘改舊卽新兮子無淹留茲山靚深
兮有巖與嶼其水球環兮組繡厥土窵土作官兮以
爲子所龜食著從兮曰千萬古松柏無傷兮永安爾
處

德望兄暨配陳李二孺人墓志銘

昔怡怡角方總少別辭兩眸腫今祖葬黃山陞淚穿
石題銘詩石靡轉山如鋼萬年淚漬泉路

黃母范太夫人墓志銘

萬曆辛丑望齡復從其友黃平倩輝於京師甚歡無
何平倩執予手太息而言子今來吾行去矣吾父春
秋高吾當歸養吾母棄諸孤久方歲壬午葬吾邑西
山之桂花坪北水嚙墓左法宜徙吾歸將改葬因泣
曰吾母良苦卽葬吾欲子之銘之也因爲語曰吾母
范氏父希正以嘉靖庚子舉四川鄉試第一人母龐
太常少卿壘之裔孫也十五歸吾父春亭公黃故饒
給至吾祖西原公而業衰母歸於是姑羅宜人亡矣
事繼姑徐婉聽無間家亦貧力鍼紉自苦日晷炊冷
日花續然時酌杯水代糜也嘗歲暮脫簪易薪米營
辦甘毳奉其舅舅臨食咨嘆曰顧吾可耳奈馮可時

何可時西原公貧友也於是更割繁肉束薪裹米致諸馮君西原公乃爲飽食吾祖病革持吾父語曰而孝而婦賢後其將昌乎居數年繼姑歸於徐而驟卒俗謂喪入不祥請喪於徐母遽曰吾姑也焉可竟返而喪焉於是吾父母貧日甚故屋數間我居其西偏東偏以售人來感我日媢詈不休乃去西徙是夕母夢伏而吞塊占者曰無憂是竟而土也吾父旣領鄉薦復不第諸從多食我兒女長成率倚辦於母勞苦時倍吾父知通渭淑浦母皆從俄而病脾未病前夢神人從雲中下相慰勞稱夫人大類而父覺而嘆曰先君子四十七卒吾今逮矣其將往乎竟病不起外大父通儒也兼精二氏言以是母少熟內則孝經後數稱引解說女中師之而精信因果約已利物其仁愛著於心通於神明焉通渭人有訓訟者黠甚吾父收得念當斃之母夢髯叟斃而杖來言某罪未及死請置弗殺也覺以告公意弗改復夢婦人劒嬰縮稚懷牒而前又以爲言公出望見婦人如言夢狀令人迎問某妻乎曰是也遂貸之其冥感如此外大父病母嘗爲羨股將之淑浦也以外大母老故不欲往旣至淑念母甚夜聞解籜聲問曰雨耶戶開籜入乃微

吟曰思親悶坐銀燈下誤聽風聲是雨聲吾父聞而
訝之多其暗解也平倩爲予言云然當語時數數涕
下至飲水代糜事淚被面幾不能屬語至壬寅八月
平倩果歸又明年甲辰望齡亦得告去方入舟使者
自蜀適至持平倩書幣來告改葬日曰某月某甲子
告葬地曰譙賢村之西北岡且徵夙諾及讀王都諫
狀其言皆與曩所聞合符平倩之歸也言吾母氏貧
日食不辨粥吾有饘有茹以給有魚肉以際以養復
何事平倩與其弟參政君居官俱用清廉自將賢能
之譽滿天下業用未艾人皆曰春亭公之教夫人基
之也夫人生卒子女云云銘曰
糜而水厥德則旨以遺而子神與塋厥占糜害而宇
將大而宇迺光矣而子迺昌矣藏廿歲而啓而窆乃
陽矣譙賢之阡而居乃糜弗臧矣

陳母韓淑人墓志銘

媯之昌碩人其臧鴟鳩在桑母儀無方媯之成碩人
其寧鳴鶴在陰子和其聲維儀之結兮維壽之臺兮
板車繡帶彼湖之滢兮歸從故雒彼荆山之業兮

墓表

孝義來功伯墓表

古言陰德譬若耳鳴已知其然靡聞於人予之言德義異於是貴如眉睫眼不自視若自知者德則有心有震於躬厥修匪陰如鐘鼓考聲聞孔大已無私焉聞則何害孝義來君肇蹟乃祖播種於先孫服其畝厥德有嘉厥聞有赫饑食渴漿烏黔鵠白君性實然而心不有修之罔覺以詒其後剋山之陽片石不磨雖千萬年視此頌歌

詩

齋居對雪

真成居玉署到處點疎林緹館葭初發寒城花已深
流光驚照眼虛白映齋心會獻甘泉賦誰賡郢客吟

塞下曲

胡氛蕩盡羽書稀戍鼓無聲獵馬歸并州俠少輕征戰但話休兵淚滿衣

論

寧靜致遠論

天下固有事哉曰無生之足矣事難成乎哉曰無敗之足矣凡事生於動而敗於動故天下之制事者有三上材事而無事中材事而有事最下生之敗之故專靜焉上也慎動次也下乃喜動夫以喜動爲動者

下俱
印課

則必滯於動也宋人有適燕者其一人欲至速徒步竭蹙絕筋而走百里而罷其一人乘車服駿懼其不疾也叱咤不休鞭笞屢用數舍而敗子期造父則不然其說曰馬體調於車人心調於馬安坐執組而致千里矣天下之公患者勢本約而意太繁境本常而情好變機本伏而慮橫起我之成心爲事與主是謂事在情中故以繁馭約約化而繁因變紊常常遂爲變心以生事事益生心及其潰然旁出僨然卒起盪神怖魄左枝右梧口噤不給言目眩不給視反以我之耗氣爲事僕役是謂情在事中此非好動之過耶夫天下之事處其外則大據其上則尊無我以游其間則逸辨曲直者其無曲直者也審是非者其無是非者也令吾之情與事相和相敵偕出偕入遞勝遞負其不足以制事也亦明矣君子之所謂寧靜者非好靜也誠處於事外而據於物上也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烏徃而不暇奚爲而不得哉且世之言靜者曰無動故能動耳此不然論也君子之心常靜常動者不可兩分之說也水終日流而不害靜石感而聲風感而波山湧人立其靜未改斷溝澗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其動未改將奚以分動靜哉吾所病於

好動者非謂其不能靜而哀其終不可動也如禽鹿
狂走於機辟蹄係足械掉其尾而已故知動靜一者
足以發明致遠之義

成已成物論

君子之道固相待乎哉物相待者如積壤爲山山盈
則壤虛剝材制器器完則樸散以毀相成而利相盜
故或毀彼成此毀此成彼無兩利而兼成者凡天下
之巧會假合而非自然者皆是也君子之道固相待
乎哉且人之生耳目清矣手足利矣雖有孩幼不闕
所以持行雖有盲聾不失所以視聽我由是也彼由
是也不丐不施而兆庶同富自然而已成耳故曰誠
者自成而道自道我非緣物物不待我我能舍物物
亦舍我而世謂聖人獨能曲成萬物者非聖人能成
物而能識我也性之在人如水注于甕而日月之耀
于室匪同匪異聖人納涓滴而吸江海覩分寸而挾
日月獨覽於杳眇而天地萬物止其所矣夫一甕之
量一室之智衆人之所守也故有分別傾奪爭鬪紛
籍之變迷其一成而據其兩闕保形以爲郭設械而
守之物相物而我自我者皆是也修士知欲成已矣
夸士知欲成物矣其爲已也因以絕物其爲人也因

以捐已世儒並矯而兩存之稱衡其間而爲之序意以已須先成而物以次及不識當離物時以何爲已已未及成物奚不壞夫勤者不能加功于至足而仁者不能爲惠于至公非黥劓而求補憂渾沌之不鑿日以意識爲之懸疣其殆未察之故與蓋斯道之離爲有物我若無物我物我卽成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伊尹之所爲成已成物者亦覺之而已矣

夜氣浩然之氣論

古聖賢心性之說多矣其以氣並心志而言如所謂浩然之氣平旦之氣者說自孟氏始愚以爲志之有氣猶性之有才志運用卽爲氣性顯設卽爲才實無二也惟其無二則先後分合無言而不可愚遂得殫言之先志之謂氣卽志之謂氣佐志之謂氣蓋無之而非然者氣也百彙未啓一氣耳而百彙生百慮未作一氣耳而百慮生旁礴而無形溟滓而無之聰明呈焉圖維出焉故曰先志之謂氣也漠然無形無形而形焉之謂良心泯然無之而之焉之謂正志以有覺名心而覺卽氣以有發名志而發卽氣故曰合志之謂氣也氣也者虛而待者也志也者實而赴

妙理

妙理

妙理

妙絕

者也虛生實而聽於實茫茫乎泱泱隨其所之故曰佐
志之謂氣也惟一故可以先志而爲志之母又或後
而以爲帥焉惟一故志合氣而得其宅氣又合志而
鼓其行焉孟子之所云至次者非有軒輕莛楹其間
而謂之次也以言其合而俱行焉俱止焉若春秋所
書師次於成之次也夫志之爲用也有邪有正而氣
亦有浩然之正氣有紛擾之客氣吾體與天地一也
充于體則塞于天地矣噓吸吞吐視聽持行一氣充
之何少何欠而獨疑于塞天地者志害之也天地者
無思無爲者也其非智故管度有思有爲者所能充
塞亦已明甚而氣也者思爲所未及故布濩漫衍之
而有餘人之志出於一竅而八竅已虛處於一官而
五官頓廢形猶人耳而痿痺偏枯氣已不能偏屬其
不足於塞天地何恠耶然則莊周之言兵莫憐於志
者非謬也善養氣者不參以志善養志者不參以氣
養氣者所云直養之謂也直者順而達之自盛自大
有成心參焉匪直也養志者所云持之謂也持者挹
而歛之彌沖彌泊有浮氣參焉匪持也專志與專氣
非必其相勝者也其專於正耶氣壹猶善矣其專於
邪耶志壹愈不善矣氣壹動志者殆吾所指紛擾之

妙
氣而非正氣然正氣與紛擾之氣又非有二譬如水
然洪洞太空而浮厚土其浩然也或杆或決暴怒奔
激漂屋沒牛馬亦猶是水彼勇於嗜慾而銳於攻取
第然而起泐然而恣固其所爲泐然者也使非有是
浩然亦不能第然泐然若此其勇且銳也智者卽渾
濁而識水之體於紛擾而觀氣之元愔者不知焉雖
然水之濁而混混其泐抑可見矣夜氣者泐之混混
者也構暫解而勇銳者稍息于是無撓之而遽直無
暴之而遽平而浩然者非特不甚遠於人而遂與天
地相似嘻何其易哉幾希云者非始復而姑少之而
聖人所爲充塞天壤者雖欲稍加於幾希而不可得
矣噫志可持也而患於多岐故引而令求之于合漠
之氣氣又驕憤濁亂而盡泄於旦晝則指其暫寧而
遽還者曰曷不于平且觀之嗚呼何孟氏之惓惓也

黃石公祕法論

昔者戰國尚兵謀而孟子告齊梁推言仁人無敵趙
孝成王言兵荀况亦稱三晉之技擊不足以當湯武
之仁義後世儒者多因以爲談而兵家之術幾絀東
萊呂氏曰黃石公祕法尚在人間不過仁而已雖湯
武之得天下亦不外此蓋宗其說也予嘗誦書及詩

有疑於商周之事謬於世儒所稱者數端足以明兵法奇祕王者所不廢似不專恃德勝也仁者非富天下則非惡其害已而動信矣然仲虺言建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若曰德相形而勢相軋我不得不動耳崇侯之濟紂惡誅晚矣其不以譖乎此可疑者一也文王至德也而武王稱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其泰誓亦曰同力度德將德可柔小而或難於大何力同而後度德乎夫德有弗懷力碎焉力有弗敵謀勝焉而曰仁義之師不事詐力此可疑者二也仁之所以易興者民樂從也暴之所以易覆者民樂讎也湯之於民何如哉而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夏正夏罪其如台夫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嘒嘒焉穡事是懟豈履危蹈死卽湯亦不能得之毫民耶天下之毒紂甚矣然君之而弗敢讎焉武王始明諭之曰獨夫受乃汝世讎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蓋斷其惑而激之憤不然幾渙矣民於仁也有懷而不樂于動于暴也有怨而不敢于讎以不樂動攻不敢讎而無術焉必以勝此可疑者三也借命湯武之民皆樂鬪皆忘死不賞而勇無誅而奮而曰予大賚汝孥

戮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何聖人之不能信其民如此又何贅說也金版六弑之書尚父實師武王今所傳儒者以爲僞撰其書真僞易辨然謂太公非兵家流不可也借令無他術周之仁人多矣宜皆可使師率而鷹揚肆伐獨以頌師尚父哉此可疑者四也蓋仁人者嘗欲生人生人而慮人之殺人則兵之兵之是以殺人之具生人不得其術而以自賊無異於救焚而入於火故斬伐覆絕者仁而竒幻恍惚者正古之聖人其用師非與末世權術之士殊也顧所由以用師者異耳儒者知湯武之多助商周之易興而不知其克敵締基若斯之難遂謂兵法爲不足用不亦踈哉漢高帝稱運籌決勝吾不如子房而其所受黃石公書卽太公兵法黃石公固非有他異書可祕也子房所以輔高帝破秦蹙項者亦豈盡合世儒仁義之說乎善哉霍去病之言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以此言黃石公祕法在人間其猶愈矣

氣志天人交勝之理何如

天有變異乎曰無異也然則曷爲有水旱曰天之道通必嗇豐必儉如溫之必寒涼之必燠也曷異焉甚燠盛寒之侵暴人也

必復而期無豫則異焉聖人審數之常而度時之變
知變之爲常虞嗇於通救儉於豐若儲裘筭俟寒燠
患至無患故聖人者不能勝天而無勝於天先爲其
不可勝者耳水堯而旱湯此以爲數之常也常故不
爲暴增而不爲聖損亡國之君多災者非多災備無
具而民弗堪也一同之地一邑之氓歲惡而寔者獨
餒死天非擇寔者凶之亦明矣朱頤無凶年乞夫無
樂歲歲固殊哉因以聖世必穰而亂季多災此不通
之說也見聖世之穰者災不能害故也見亂季之災
者穰未能利故也聖世固多災而亂季固多穰潦九
年旱七年始見於冊故知堯湯之多災也潦九年始
咨旱七年始禱故知災而不能害也夫災與祥不在
天在民所感一雲日風物耳以樂心感者雲增爛而
日增華風拂之加暢物遘之加勝故處盛世而卿雲
甘露瑞艸奇木般般之獸翬翬之鳥廣載於圖牒其
他眇胸側匿震崩愆伏之狀非盡消弭也蓋略而不
記民知其適然而不足異也故日月食於交會山陵
崩於朽壤非異也國無其政以懼心感焉遂驚悼悲
歎而指爲怪事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百川沸騰
山冢峯崩是也是以樂國之民腴不困水旱菑能無

水旱樂國之民恬不畏怪異非能無怪異而後世以
謂一德可弭逆一言可亟回必奪成數而勝之其不
亦明矣然則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者何說也曰聲
音之極也以類召焉昔者師曠奏清角玄鶴翔瓠巴
鼓瑟游魚出聽徵子哉是夔舉其職而舜不與也如
其德則有苗之民不宜後百獸而舞以象儀瑞舜者
不得其故而稱之之詞也蓋天有常運聖有常政天
職徃復聖職生育徃之復之聖如何哉生之育之如
何哉故言天勝人與人勝天似之而未盡天與聖各
執其常奚勝奚不勝耶嗚呼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堯
咨之耳計其時棲者窟者擊壤攀巢式歌以嬉又何
咨焉天之不能勝堯果矣地平天成萬世賴之堯豈
直勝一時之天已也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堯之謂也志勝氣者什而九人
勝天者什而九此張子厚所謂氣志天人交勝者乎
大器猶規矩準繩

也者以受爲用者也凡物有所受則必有所窮斗
以受粟甕缶受水適於量而止益之以升勺則概必
溢此以器小爲病者也夏后氏之鼎嬴氏之鍾歷世
所言至宏鉅者也然均以適於量則有時而亦窮窮

必溢夫窮而至於溢則鐘鼎與瓦缶同爲小者耳蓋
天下有器之器有不器之器不器者制器者也握尺
之木引尋丈之絲以爲規矩準繩噫亦小矣而天
之爲斗庾爲瓴缶大而夏之鼎秦之鐘簋者皆取
則焉及其備物致用而所謂規矩準繩者又不與也
蓋至極者衆物之式而至定者衆變之正彼用物而
不用於物故億化而無方萬試而未始有窮夫子嘗
曰惟君子可以大受也而論管仲則小其器夫匡天
下合諸侯扶孱齊而伯之奉衰周而王之斯可以爲
大受乎則管仲者固已優爲之矣而小之何居解者
曰管子不勉其主至王乃稱伯故小之也夫子誠小
之則不得復稱其仁稱其仁則固未嘗斷斷然明黜
之曰爾伯也蓋管子大材也而亟於用其大譬之騏
驥不千里不快志及於千里也而衰故管子幽囚繫
縛不稱辱期以就功而顯名及於功立名附也而反
堵塞門已夫期者必至受者必盈仲蓋優於受而短
盈惟亟用其大故小也古之聖賢修其道不必顯
功被天下而我不與周公是已以一宰臣南面負
展朝諸侯勢疑迹焚視反堵塞門奚若也而夫子於
詩書著其烈其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疇豈不博

入闕渺深於道也哉夫道固運器者也道運器命之
曰不器器成道命之曰大器久矣夫不器之爲大器
管子者直器耳譬則鐘鼎踴然究其量則窮善哉
雲氏之言也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治人噫
仲之所以自治者略矣

窮理盡性至命解

問窮理曰川窮於海其實未虧而無川名知理之未
始有理者其流合也故窮矣問盡性曰水盡于水其
實未虧而無水名知性之未始有性者其形釋也故
盡矣理窮性盡故曰至於命曷明之明之以子思孟

子之言也二子俱常言命常言至子思曰無聲無臭
至矣孟子曰莫之致而至命也彼且無聲音鳥得而
名字之彼且無臭吾鳥得而肖貌之無聲無臭者名
字肖貌之所不得加也莫之致而至者至以莫致也
凡所云理與性與命者皆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凡
言或形之而名倚以起凡立言必救諸末流而還示

人先理之名倚欲起天下多饜其耳目而不能返
至人曰是不有處於欲先者乎而定其名曰理性之
名倚習起情恣而成流流同而成俗以爲是固然耳
聖人曰是不有處於習先者乎而定其名曰性命之

名又倚理性而起言理者執而求之聞見聞見者無窮之端也言性者執而求之意識意識者無盡之境聖人曰是不有處於聞見意識之先者乎是愈不名矣而強名之曰命是故無欲爲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非習爲性習染窮則性名隨盡卽理爲性卽性爲命俱窮俱盡三歸於一而一者茫然無所在則命亦不立夫無所立者謂之立命而莫之致者謂之至命也曷明之明之以夫子之言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然則無知乃聖人之知天命邪回也如愚故庶幾焉子學而識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亦曰小受命而貨殖焉蓋求之無窮者以爲富而無盡者以爲羸如居積然故譏其貨殖彼以富與羸爲不受命此以窮與盡而至於命斯不待覆觀而可知矣然窮理非黜聞見也盡性非刻意識也知海會百川則百川皆海也知水之爲水則不必鑿水而更求水也知命者必知聞見皆理意識皆性無窮卽窮而無窮盡也是言也下學上達夫子之學也非二氏學也卽有以越之說爲二氏學者愚不敢任也



國

卷之六

道